



以指尖为媒,传生活之美

三月的午后,位于意式风情街的曾氏华服工坊里,木质展架上的盘扣错落摆放,宝蓝纹、祥云纹、海棠纹精致灵动,几枚融入天津之眼意象的津派盘扣尤为亮眼。里间工作室中,邢晋正带着几个实习生制作盘扣。外间,姐姐邢书刚送走几个外地游客。她们从店里挑走了两件香云纱的新中式上衣,还带了几枚盘扣胸针说要送给朋友。

姐妹俩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以下简称非遗项目)曾氏华服手工精细制作技艺与区级非遗项目曾氏津派盘扣技艺的第四代传人。成为非遗传承人的这些年,姐妹俩不仅完成了自我的成长与蜕变,更以手艺为桥,将传统美学送进社区、校园,融进日常,让更多女性在指尖创作中发现美、感受美、创造美,让百年非遗成为滋养生活的温柔底色。

华服和盘扣在邢书、邢晋手中早已超越了工艺本身,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文化载体。华服制作上,她们恪守中式剪裁的古法精髓,同时兼顾当代穿着的舒适与场景适配,从传统旗袍到新中式改良上衣、裙装,让华服摘掉“特殊场合专属”的标签,成为日常可穿、可感的生活美学;盘扣创作中,她们在盘、缝、包、缠的经典技法之外,大胆融入城市地标、时令花卉等元素,让小盘扣从华服的点睛之笔,蜕变为胸针、包挂、冰箱贴等文创好物,真正走进了千家万户的日常。

“最初以非遗传承人身份做文化普及的时候,我们张口就是百年的家族传承历史,听众可能觉得我们的家族很厉害,但是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呢?那些历史离人们的当下生活太远了。”邢晋快人快语,如今她们转换思路,少谈尘封的过往,多讲现代生活为什么需要这些美好。

讲盘扣,便从美学本质谈起:对称里藏着秩序之美,变化中透着灵动之意,方寸之间的匠心,让每一枚盘扣都各有韵味——寿字扣寄寓健康,禧字扣庆贺良缘,宝莲扣祈愿平安,每一件都是穿戴在身上的祝福与期许。讲服饰,则从文化根脉切入:衣裳的形制藏着中国人对天地的理解,衣襟的交叠延续着华夏文明的衣冠传统,哪怕一道衣领的弧度,一条开衩的长度,都讲究得体与分寸,太繁则局促,太松则散漫,恰到好处拿捏,正是中国人“中庸平和”的穿衣哲学,更是生活智慧。邢晋说:“我们想做的,是让大家觉得这些传统手艺离自己很近。”

这份“让非遗走进生活”的初心,促使姐妹俩走进不少社区与校园,而这份传承的责任,也让她们在不断学习与探索中完成了自我成长。“非遗传承人不是只守着手艺就够了,得会做、会讲、会创新,更有义务让手艺走到更多人身边。”邢书的话正是姐妹俩近年来忙碌生活的真实写照。她们在鲁山道曾氏华服、曾氏津派盘扣传习所搭建起固定教学阵地,更把课堂开到了岳阳道小学、丽苑小学、天津市第二十八中学、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等十几所中小学和高校,每周雷打不动开课。从给幼童进行非遗启蒙,到助力大学生的创意实践,从给社区零基础的女性讲课,到培训慕名而来的外地学习者,姐妹俩多年来从未间断。

课堂之上,没有晦涩的理论,只有手把手的耐心传授。有位社区来的大姐,起初学习时总怯生生地摆手:“我这手只会做饭,可做不了这精细活儿。”但当一枚盘扣终于在指尖成型,大姐举着看了半天,眼睛亮得像藏了光:“原来我也能做出这么美的东西。”这瞬间的豁然与喜悦,正是技艺传递间迸发出的最动人力量。此



天津潮汐公益服务中心参加深圳国际礼品展。



“津潮家庭手工坊”潮汐女性赋能站举办活动。



非遗传承人邢书(左一)教授国际友人盘扣技艺。

【热点追踪】 三月津门,春风送暖。第116个“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到来之际,津沽大地正以文化为纽带,绘就文化赋能女性的鲜活图景。

近年来,各级妇联组织坚持“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城,以文兴业”,着力推动妇女全面发展,搭建平台助推非遗传承人、文化从业者走到一起,让传统技艺与现代传播相融,让审美滋养与精神成长相伴。从指尖传统非遗美学,到云端文化传播新态,再到区域文化资源聚合,多样的文化形态正走进天津女性的日常生活。

文化的魅力,本在以美润心、以文化人,更在融入日常、滋养生活。当多元文艺邂逅当代女性,便化作涵养审美情趣、丰盈精神世界的日常养分。在沉浸式文化熏陶中,她们看见美、发现自己,“她力量”悄然迸发,“她风采”自在绽放。

外,很多人因为手艺而发生了积极的变化。邻里之间因非遗结缘,聚在工坊里交流技艺、分享生活,渐渐有了小社群的模样。不少“宝妈”从零开始学手艺,学会了就在网上接文订单,把指尖的爱好做成了能变现的工作。

姐妹俩算过一笔账:这些年跑社区、进校园,大半课程都是公益或半公益的,占去的时间不比做生意少。有人问她们图什么?邢书说:“现在种下的是未来的审美,一个孩子从小摸过盘扣,长大了看见中式衣裳会觉得亲;一个大姐发现自己能做这么美的东西,可能往后日子里看世界的眼光也不一样了。一针一线,是在人心深处种下对美、对生活、对文化的长久热爱,这正是我们想做的。”

以云端为桥,连山海之远

如果说传统技艺的线下传习,是文化赋能女性的根系,那么新媒体与传统技艺的创新融合,便为这份文化赋能打开了更广阔的天地。天津潮汐公益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潮汐中心)便以这样的思路,跳出单一的手艺教学,以互联网为纽带链接深山非遗项目与外部世界,在文化传承与女性成长的双向奔赴中,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实践路径。

故事的起点,是2016年创始人关超的一次志愿经历。当时,作为津派手工钩编技艺传承人的关超,到武清区人民法院为“瓷娃娃”(成骨不全症)病友做钩编疗愈。其间,有病患满怀期待地问她:“我们做的东西也能卖钱吗?”这句话,让关超开始思考如何让钩编技艺成为大家安身立命的底气。于是,关超开始设计钩编课程、对接销

以文化编织网络 助力“她风采”绽放

记者 田莹

售渠道,在这个过程中,她又遇到了新问题:病友出院了,还想继续学怎么办?当时供职于新浪的关超,想到了借助新媒体平台。她把课程录下来传到网上,这些公开课很快吸引了大量关注。来学习的,有“瓷娃娃”病友和残障伙伴,也有更多困于生计的女性——她们中有留守乡村的妻子、单亲妈妈和大病患儿的家长。一根小小的网线,为她们开启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窗。

2019年,关超和一群来自媒体、广告、设计等领域的伙伴聚在一起,正式成立潮汐中心。这个公益组织从诞生之初,便带着鲜明的互联网基因。很快,这支重点支持残障、贫困、困境女性的公益队伍,得到天津市妇联的关注,双方从培训合作开始,进而又联合打造“津潮家庭手工坊”潮汐女性赋能站,让这份力量在线上延伸的同时,也深深扎根于天津。

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上,当获奖选手们高高举起那束以绒线编织的花束,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这份独特的东方浪漫上。分散在天津乃至全国的潮汐中心学员们,眼中满是激动与自豪——那些永不凋零的玫瑰、月季、铃兰、月桂……正是她们数月来一针一线编织出的心心血。潮汐中心执行主任张玉芳,至今记得那之后她接到了一个个电话:“真的没想到,我一个农村妇女也能冬奥会出力。”“老公可不敢小瞧我了,最近碗都不让我洗,说我的手是做过奥运花束的,金贵!”“我儿子可自豪了,现在他们班同学都知道我是冬奥会花束的制作者,感谢潮汐中心给我这样的平台。”那一刻,张玉芳真正体会到,她们所做的,不只是帮一群身处困境的女性学会一门技艺,更是让这些女性“被看见”“被尊重”。

此后,潮汐中心将目光投向了更多的女性非遗项目传承人。合作发展部负责人邵国曼回忆起和同事们去云南澜沧走访的经历:“那里的拉祜族、哈尼族、傣族女性,个个身怀绝技,绣工精美绝伦。可当我们问起纹样的寓意时,她们却愣住了。她们没想到自己视为‘常识’的故事,在外人眼中是完全陌生的。再加上这些技艺,大多困在传统的应用场景里,与现代生活渐行渐远,这更让她们的作品很难走出村寨。”团队突然意识到,非遗传承迫切需要一个“文化转译者”,帮助传承人把藏在作品中的故事,转化成

现代人听得懂、愿意亲近、愿意带回家的表达。

自此之后,潮汐中心每到一处,便先走进博物馆、文化馆,读懂一方水土的文化根脉,再与传承人并肩,把那些口耳相传的故事,提炼成卡片上的文字,直播间的讲述,让手艺拥有可以被感知的文化身份。与此同时,团队把都市的生活场景、年轻审美带回村寨,告诉传承人,老手艺不必固守旧模样,完全可以长在今日的日常里。

拉祜族的彩色织带便是最好的例子。过去,它只是男子腰间的饰带、民族服装的配件,色彩浓烈,却在城市里无处安放。潮汐中心与传承人一起重新思考,一条织带,还能变成什么?保温杯套、水杯挎带、手机链、包挂、穿搭小物件……原本只属于山野的纹样,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走进了年轻人的日常。

这些带着大山故事的新作品,又被潮汐中心带上更大的舞台——全国文创展、公益展会、行业交流平台。每一次亮相,都让更多人看见传统手艺的新可能。更动人的是,每次参展,潮汐中心都会专门把非遗传承人从村寨里请出来,一批又一批,轮流带她们走进大城市、站上展台。亲眼看看外面的世界,看看别人如何设计、如何销售、如何被喜欢,眼界一开,思路自然就活了。她们慢慢发现,自己的价值,从来不止于家中那一架绣架、一台织机。更让这些传承人没想到的是,深山里的老手艺竟能与科技大厂相遇——而潮汐中心,正是搭建桥梁的人。

连续几年,腾讯S+大会(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大会)上,由津派手工钩编技艺、傣族织锦技艺等不同非遗技艺制成的S形胸针,成为嘉宾们争相佩戴的伴手礼。每一位拿到胸针的人,都会好奇地问起它的来历,于是,关于某个遥远村寨、某位绣娘的故事,就这样传了出去。

在上海举办的外滩大会(金融科技峰会)上,甘肃积石山地震后重建区的妇女们,用毛线钩编出一棵棵可爱的“蚂蚁森林”“梭梭树”。参会者参与互动,就能获得一枚小胸针,并了解积石山的故事。那一刻,她们手中的线,连接的是灾后重建的希望。

有了故事,就有了情感;有了用途,就有了市场;有了市场,就有了传承。这不再是单向的“教”,而是一场真正平等、彼此成就的“共创”。从一根网线开始,潮汐中心搭建起一座云端之桥,已支持了全国超过200个非遗项目。而那些

散落在村寨里的绣娘,织女,也正学着通过网络,把自己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以联盟为家,聚巾帼之光

刚参加完河东区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巾帼宣讲会,景德镇陶瓷美术馆(天津)负责人王爱琴,便投入到小型非遗作品联展的筹备工作中。这一次,在位于河东区新开路的展馆中,内画鼻烟壶的方寸世界将与陶瓷的温润釉色并肩,绳结挂饰的玲珑精巧将与盘扣的典雅纹样呼应。这样的场景,放在几个月前还难以想象。

这份改变,源于一个新生的平台——“巧艺联盟”河东区民间工艺美术非遗妇联(以下简称“巧艺联盟”非遗妇联)。

联盟的成立,最初源于一个朴素的洞察:在非遗传承中,女性是不可忽视的沉默力量。她们或是传承人,或是传承人身边最亲近的家人,一辈子守着一张案台、一门手艺,在家庭与工坊之间默默耕耘。外人提起她们,常常先冠以“谁的妻子”“谁的母亲”,却很少看见,她们本身就是手握绝活、心中有光的艺术人。而妇联最懂她们的处境——懂她们平衡家庭与传承的不易,懂她们藏在手艺背后的坚持与委屈。成立巧艺联盟,正是要把分散在各个家族、各个作坊里的“幕后力量”,真正推向台前。

联盟成立那天,来自陶瓷、内画、绳结、风筝等不同领域的女传承人们,一改往日埋头做工的朴素模样,个个盛装出席。有人特意从广州千里迢迢坐飞机赶回来。会场里,她们围坐一堂,从技艺传承聊到创新发展,越聊越热烈,散会后仍迟迟不愿离去。这场聚会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让原本“各守一技”的女传承人们,第一次看见了彼此。而当她们坐下来深聊,奇妙的化学反应便开始了。

“巧艺联盟”非遗妇联主席王爱琴发现,跨门类的技艺互鉴,远比想象中更有生命力。陶瓷上的精美纹饰,被巧妙融入内画鼻烟壶的方寸天地;内画里的雅致文案,为陶瓷文创赋予新的文化内涵。这种“文化互鉴”,恰恰是巧艺联盟最重要的特色之一,它不只是一个“聚合”的平台,更是一个“催化”的空间。不同技艺背后的文化逻辑和审美体系发生碰撞,那些原本各自封闭的传承脉络,便开始交织成一张更大的文化网络。以前守着自己的陶瓷手艺,总觉得创新思路被局限在一方工坊里,加入联盟后,才算真正打开了眼界。”王爱琴感慨。

这正是“巧艺联盟”非遗妇联之于河东风非项目的深层意义。河东区妇联副主席孙向坤表示:“河东区非遗资源丰富,百余项目非遗在此扎根。但资源多不等于连接深,项目多不等于生态活。联盟的成立,让这些散落在各个工坊的非遗项目第一次有了‘横向对话’的可能。”甚至不少传承人,也是通过联盟才第一次了解到其他项目,这种认知的拓展,带来的不只是个人的眼界开阔,更是整个区域非遗生态的悄然变化,从“各美其美”走向“美美与共”。

如今,联盟的行动才刚刚开始。非遗市集、传承人梯队培育、非遗创新行动等一系列动作正在酝酿之中。两个月内,“巧艺联盟”非遗妇联已有13项非遗的传承人加入,如今还有更多非遗传承人在排队等待加入。而王爱琴也表示,联盟并不局限于河东区,只要愿意走出来的女性手艺人,都将在这里找到她们的家。

当散落的星光汇聚成炬,照亮的不只是技艺传承的路,更是文化赋能妇女全面发展的希望之路。在这条路上,女性以匠心点亮自我,以传承成就梦想,绽放巾帼风采。

非遗薪传

从学习谋生手段 到守护传统技艺

记者:最初是什么让您走上木工这条路?那个年代的学徒生活,和现在有什么不同?

辛全生:我十六岁摸起刨子那会儿,跟现在年轻人学手艺根本是两码事。什么情怀、爱好,肚子吃不饱,谈那些太远。我爹是个瓦工,他盘算得实在:家里有个瓦工,再添个木工,往后自己盖房修屋,能省下不少钱和心。于是,我拜了师,走上了这条道。

那年头学艺,是件郑重而艰难的事。得找“中保人”,好比立个保书。进了师门,你就是师傅手底下的“小工徒”,活儿干不好,挨打挨骂是常事。师傅管教徒弟,就跟严父管自家孩子一样,没人觉得稀奇。我师傅是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人,挑徒弟挑剔得很,手笨的、脑子不灵活的,在他手里根本待不住。我大概算是还行,肯下力气,也愿意琢磨,两年多就出师了,算是快的。

有人说干木工活儿得靠悟性,我觉得是。你要让我坐那儿学数理化、写文章,我准保不及格,笔头子不听使唤。可一拿起木头和家伙事儿,手、眼、心就忽然通了。这劲儿,许是骨子里就带那么点跟“物”打交道的灵性。

记者:有没有遇到特别困难、想放弃的时候?是什么让您坚持了下来?

辛全生:最难的时候,是我刚出徒那阵儿。算日子,正赶上改革开放刚开始,外头的世界一下子活泛起来了。我那时候给人做活儿,一天挣十块钱。眼瞅着街坊邻居里,有头脑灵活的,倒腾点小买卖,好像都比我这个吭哧吭哧跟木头较劲的来钱快、来钱多。那会儿我跟人合伙,试着折腾过点儿别的,离开刨子刨子好几年。但在外头转了一圈,我心里头总觉得空落落的,不踏实。手上没个准活儿,耳朵边听不到拉锯推刨子的声响,就好像丢了什么东西。后来没什么更好的事儿干,心思一淡,手又痒了,得,我还是拾起老本行吧。这一拾起来,我就再没放下。

现在回头看,我们那代人学这手艺,师傅传下来的话就是:这行当,撑着,饿不死。当初为了“有口饭吃”开始的营生,干着干着,倒真干出了滋味。木头在你手里从毛糙变平整,从散件变整体,那份实在的成就感是摸不着的。

辛全生 执守木艺 薪火相传

记者 张洁



辛全生

不靠一钉一胶,仅凭木制构件之间的咬合逻辑,中国传统木构器物便足以跨越千年,这正是榫卯工艺的惊艳之处,也是中华古老智慧的深邃体现。五十多年前,十六岁的辛全生为谋生拿起刨子、凿子、锯子……成为一名木工;五十多年后,传统木工榫卯技艺,早已成为了辛全生离不开的伙伴。这位传承人,从一名木工,转身成为大学课堂里的传授者,又成为在互联网上广受关注的技艺传播者。辛全生做的鲁班锁能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也能让孩子玩得入迷。他总说,木头有生命,好手艺是长在身体里的记忆。

业撑起来,不容易。所以真正能沉下心走到底的人,还是少数。从事传统木工这行,难点太多了,但也并非没有机遇。只要东西真的好,总会有人识货。

榫卯是一种 懂得“退让”与“共生”的智慧

记者:在您看来,传统木工榫卯技艺最核心的智慧是什么?它与西方木工技艺的本质区别又在哪里?

辛全生:榫卯里最核心的智慧,我觉得,就藏在“活”字里。你看咱天津那些老房子,经历多少风雨,很多都依然坚固,至多是歪一点。为什么?因为它的“骨头”是榫卯做的。它不是硬邦邦地钉死、焊死,是像人握手,又像齿轮咬合,零部件之间你勾着我,我连着你。榫卯结构的房子遇到摇晃,力气能在一勾一连里互相传导、化解掉,这叫“卸力”,房子晃荡一下,还能撑着。这就跟过日子一样,太硬了容易折,有点弹性,反而能长久。

西方木工做东西,讲究精准、牢固,爱用钉子、胶水、金属件,那是一种好。但咱老祖宗琢磨出的这套榫卯,是跟木头本身的性子打交道。木头会热胀冷缩,有呼吸。你用铁钉子硬

把它钉在一起,日子久了,木头一收缩,钉子就松了,或者木头胀了,自己会裂开。榫卯则给木头的变化留了余地,允许它们一起“动”,在微小的形式里达到新的平衡。所以你看,外国的顶级收藏家,都愿意收咱一件正宗的传统明式家具,那里没一根铁钉,却能用上几百年,这是被世界认可的顶级智慧。

所以我说,榫卯最核心的魅力,就在这儿。它不是一种死板的连接,而是一种有生命的、讲道理的、懂得“退让”与“共生”的智慧。就像我手边这把老椅子,一个钉子没有,坐了不知多少年,有点松了?没关系,嵌个木楔,紧紧筋骨,它又能服务几十年。这木头与榫卯缘分,就跟人一样,处得深了,要懂得相互包容、彼此支撑,才能经得起风雨,活得长久。

记者:这种智慧在您的创作中是如何体现的?比如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的世界最大最重“大菠萝”型鲁班锁,创作它的灵感和挑战是什么?

辛全生:我做的鲁班锁,很多人觉得是难在复杂。其实,最要紧的不是多复杂,是“严实”。做完的东西,我得保证它“不晃动”。我做的东西,得能放心让人玩儿,经得起琢磨。

创吉尼斯世界纪录的那个大家伙,有一千三百多斤,做完得用叉车搬。做这个大家伙,每一个榫卯的结合,都必须绝对精准、牢固,不能有丝毫侥幸。但现在回过头看,这种大制作,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513条“超精菠萝”鲁班锁,料特别小,最小的地方才0.6毫米见方。料越小,越吃功夫。加工的时候,手稍微一抖,劲儿稍微大一点,料就废了。做这个,是我对自己手艺精度和耐心的一种极致挑战。

但话说回来,这东西不是我的创造,是老祖宗一辈辈传下来的智慧,我不过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往大了做、往细了做、往难了做,算是一种致敬吧。说到底,我做这些东西,一方面是想看看自己手艺的边界在哪儿,另一方面,也是想用这种有点“扎眼”的方式,提醒人们别丢了木头的魂,别忘了榫卯里蕴含的老智慧。

记者:您经常强调肌肉记忆是这门手艺的根基。在现代,有了各种电动工具和机器,如何平衡传统的手上功夫和机器辅助?

辛全生:肌肉记忆就是我们这行吃饭的根本,是长在身体里的功夫。什么叫肌肉记忆?打个比方,你学会了游泳,就算十年不下水,一到水

里扑腾几下,感觉马上就回来了。我们木匠拉大锯也一样。一旦你的胳膊、腰、腿找准了那个来回的节奏和力道,它就变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一个好把式,闭着眼睛拉锯,那条线又直又稳,绝不会跑偏打到手。这就是功夫。它跟你学写字、背公式不一样,那些东西你可能忘,但身体一旦真学会了,它就替你记住了。

木工的三项基本功:刮、拉、凿。听着简单,练起来没几个月甚至几年工夫下不来。现在是工具进步了,人能省下力气干更细的活儿。但这不意味着手上的功夫就没用了。恰恰相反,机器是什么?机器是你手上功夫的延伸和放大。你得先明白手该怎么干,劲儿该怎么使,哪里是关键,你才能指挥好机器。

手工做的东西,上面有“人”在。这东西,它有感染力,能传到看你东西的人心里去。所以我说,现在这个时代,机器会要用,是好帮手;但手上的功夫,心里的谱,绝对不能丢。机器让你跑得快,手上的功夫和心里的谱,才决定了你能跑多远,做出来的东西,能不能留住人、禁得住看、禁得住品。这大概,就是“匠心”吧。

记者:您很早就开始在互联网上分享教学视频,又在天津职业大学开设工作室。以这两种方式进行传承,您当初是怎么考虑的?

辛全生:那时自己在家开过小作坊,能教的人有限。我自2019年起担任天津职业大学特聘教师,学校设立了“辛全生大师木艺工作室”,并组建“鲁班训练营”培养学生。大学的孩子们一茬接一茬地来,我能把这门手艺的种子,播到更远的地方去。我教过的学生,光是正经磕头拜师的徒弟,估摸着也得有上百人了。十五六年前,我就开始在网上传视频。互联网传播能打破地域限制,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学习传统木工榫卯技艺。

记者:对于未来,对于想学习这门手艺的年轻人,您最想传递什么?

辛全生:对于想学的年轻人,我想说,这是个能活着、能养家糊口,更能让你心安的好路子。但是,首先你得有那悟性,有那耐性,还得有点条件。现在的孩子聪明,学得快,但很少愿意下这种“笨”功夫、慢功夫。你得真喜欢,真能坐得住,闻得惯木香,受得了寂寞。

对于未来,我认为,只要还有人听见木香觉得舒服,还有人享受创造的过程,这门古老的手艺,就总会有新芽发出来。我在这大学里守着,就是等着看这些新芽,一点点长成大树。